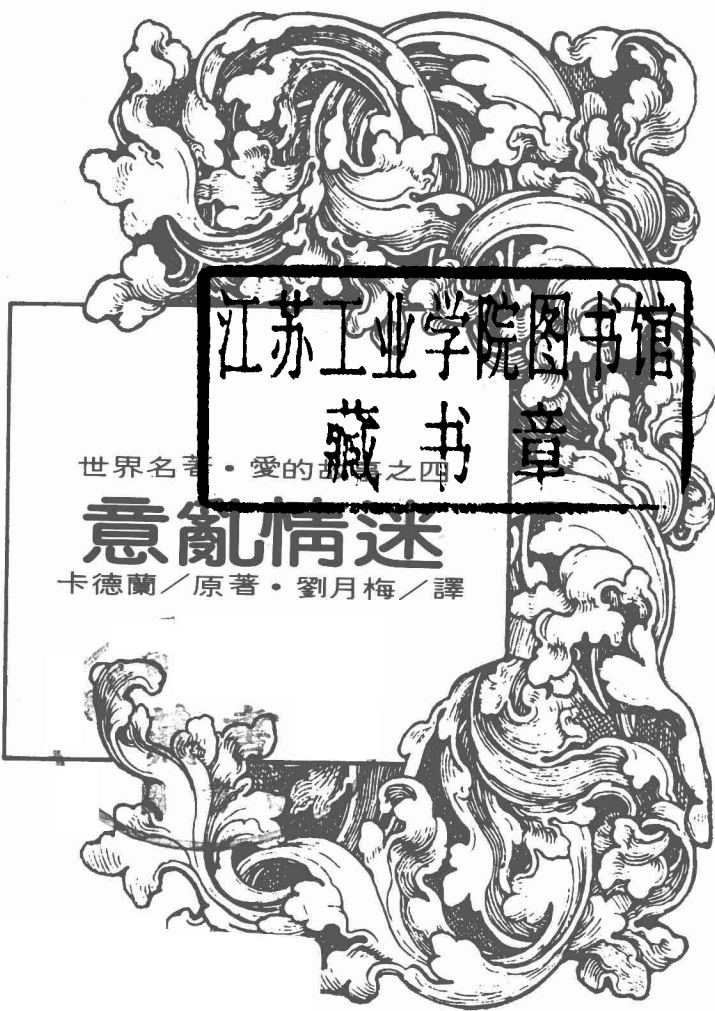




迷情亂意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四
卡德蘭／原著・劉月梅／譯

1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四

意亂情迷

卡德蘭／原著・劉月梅／譯

迷 情 亂 意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④

著 者	卡 德 蘭
譯 者	劉 月 梅
出 版 者	明 遠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
	電 話：H 6 1 6 6 8 3
發 行 所	明 遠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
	電 話：H 6 1 6 6 8 3
印 刷 所	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
定 價	港幣6元 外埠美金1.5元
初 版	1 9 8 0 年 1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

第一章 一八七三年

船安然駛入了基維港。

「我終於到了……我終於到了！」秀拉心裏高興地想着，差點就要衝口而出。她真不敢相信，似乎才剛剛離開英國，轉眼間竟然已經抵達了卡瓦尼亞。

秀拉站在碼頭上，看見一大羣卡瓦尼亞的政府顯要正列隊迎接未來的卡瓦尼亞王妃——凱瑟琳。

秀拉能隨舅父威爾斯邦公爵和表姊凱瑟琳同行，簡直是奇蹟。

秀拉很瞭解，她能加入這個旅行的行列，並不是因為舅父疼愛她，而是因為他找不到更適當的人充當凱瑟琳的宮女罷了。

半年前，威爾斯邦公爵曾發出徵召宮女的信函。

當時，一般的沒落貴族本來都認為能獲選宮女是一種無上的榮譽，但，值此歐洲多事之秋，他們却不願意將自己的女兒送到如此遙遠的國度。

「都是一些膽怯的笨蛋！」當公爵在早餐桌上拆開一封又一封拒絕女兒被徵召去卡瓦尼亞的回信時，這樣咆哮着。

每一封回信都有同樣的托辭：認為卡瓦尼亞不是一個十分安全而令人嚮往的地方，所以不能讓自己的女兒在那種地方呆上兩、三年，虛度她們寶貴的青春。

「我真希望這個國家很平靜。」公爵夫人在桌子的另一頭回答。

「當然平靜！」公爵肯定地斷言：「亞德雷，妳也知道，卡瓦尼亞就和蒙特尼哥羅一樣，已經獨立好幾年了，而且在希臘國王喬治的英明統治下，一切都已上了軌道，所以我們不用擔心這個國家的安危，何況，斐迪南也已經平靜地統治了十二年。」

公爵夫人聽了，只好沉默下來；凱瑟琳却生氣地大聲喊道：

「我不想去冒任何危險，爸爸！我不能忍受砲火的騷擾。」

「卡瓦尼亞人一向以勇敢善戰著稱，所以唯有他們能逃過鄂圖曼帝國的蹂躪。」公爵回答。

「這個國家四周都是高山峻嶺，必須動員大批軍隊，耗損龐大的兵力，才能征服。」

「土耳其人就曾征服過阿爾巴尼亞。」秀拉揶揄道。

「我清楚得很，」她舅舅冷冷的說，「這兒沒有妳說話的餘地，不要多嘴。」

「對不起，舅舅。」

「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在找一個適當的人和凱瑟琳同行，」公爵夫人說，「凱瑟琳必須要有個宮女。目前我們已經問過所有可能的適宜人選。」

公爵的薄唇緊緊的抿着。

他最憎恨有人反對或阻撓他預定的計劃。

公爵生性殘酷而蠻橫，因此對比他弱的人特別粗暴而嚴厲。

秀拉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已經惱羞成怒，這下他一定會設法重重的懲罰她，以洩他心頭之忿。

「皮爾波伯爵的女兒怎麼樣？」公爵夫人不識相地說：「這個女孩太輕率而且過分大膽，我一點也不喜歡她，但是，如果我們決定請她與凱瑟琳同行，皮爾波夫婦一定會非常感激。」

「我反對！」公爵生氣地說：「我已經決定讓秀拉和凱瑟琳同行。」

「秀拉？」

公爵夫人驚訝得張大了嘴巴。

「秀拉？」凱瑟琳說：「你搞錯了吧，爸爸！」

「不許囉嗦，我已經決定了，」公爵一面說，一面站起來，「我要秀拉陪凱瑟琳和我一同到卡瓦尼亞，除非我們找到更適當的人接替她。」

秀拉屏住呼吸。

她幾乎不敢相信她所聽到的話。

她戰戰兢兢的，深怕萬一再說錯了什麼話，惹火了她舅舅，又會使他改變主意。

既興奮又惶恐地過了一天，臨睡前，她走到床邊，跪下來感謝上帝讓舅舅下了這個決定。

「我就要去卡瓦尼亞了，爸爸，」她對着靜靜的黑夜說：「您知道嗎？您高興嗎？卡瓦尼亞不是希臘，但離希臘很近，而且那兒的人民大部分都是希臘人的後裔。噢！爸爸，我多麼希望您能和我一道去！」

這時，她覺得父親就在她身旁，而且聽到了她的話，就像每次她感到痛苦、委屈或絕望的時候，也覺得母親正緊緊的擁抱着她，安慰她。

自從父母相繼去世以後，她富有的舅舅就接她到惠爾特郡同住。住在冷冰冰的城堡中，既無歡樂可言，又感到寂寞，所以她常常跪在床前向她死去的父母傾訴委屈。

她舅父是全英國最富有的人，也是全英國最吝嗇的人。公爵夫人亞德蕾婚前是荷效——梅德斯坦的富家小姐，但同樣也是一位吝嗇出名的人物。

秀拉發現，偌大的一座城堡還不如她與父母生前所住的小茅屋來得溫暖。

有時候，她在沒有暖氣的大房間中凍得發抖，真恨不得和父母一起死去。那種難耐的冰冷和痛苦，簡直就像一塊烏黑的大冰塊裹着她，快把她全身凍僵了。

在舅舅的城堡中，她不僅肉體受苦，精神上也飽受虐待。她像受了驚的動物一般，終日提心吊膽，深怕再受到傷害。

秀拉的母親曾告訴她，她舅舅始終不肯原諒他唯一的妹妹與家庭教師私奔那回事。

她舅舅在牛津大學就讀時，她外公——威爾斯邦公爵二世希望他能通過考試，獲得學位，因此爲他請了一位家庭教師。

李察華琳是一位傑出而聰明的青年，二十九歲就在牛津教授古典語，而且還輔導過許多貴族子弟通過學位考試。

他生得一表人才，文質彬彬，祖先也頗有名望，然而在公爵的眼裏，他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
小人物。

公爵的態度影響了他兒子塞普提瑪。當他們發現李察華琳愛上公爵唯一的女兒伊麗沙白時，他們父子都大發雷霆。

李察華琳曾以正當的方式與公爵談判，結果却被大大地凌辱一番，然後被逐出大門。

於是，伊麗沙白跟他一起私奔。這件事使公爵夫婦大爲震驚。

過了好幾年，都沒有人提起過伊麗沙白。

直到四年後，秀拉出世時，她才寫信回去向父母報喜。

結果，來信原封不動地被退回。

後來，伊麗沙白的死訊和她丈夫車禍身亡的惡耗傳來時，已經繼承了公爵之位的塞普提瑪，才到牛津郊外的小茅屋去探視。

到了那裏，他對着臉色蒼白而憂鬱的秀拉說，從今以後她要搬去和他一起住。

塞普提瑪也有個女兒，名叫凱瑟琳，比秀拉大一歲。

「別以為我很高興收留妳，」他粗聲粗氣地說：「妳父母的行為爲人所不齒，我永遠不會原諒，他們的醜聞玷辱了我們的家門。」

「玷辱？」秀拉吃驚地問道：「他們除了逃出去結婚以外，到底還犯了什麼滔天大過？」

「我們的血統混進了貧賤的平民血液，難道這還不算玷辱嗎？」

「不，」秀拉反駁道：「我的祖父母都是慈祥、溫和的老者，他們在貝都佛郡非常受人尊敬，而且我父親本身也是一位才氣縱橫……」

「啪！」一聲，她舅舅突然重重地摑了她一記耳光，阻止她繼續往下說。

「妳居然敢和我強辯，」他咆哮道：「讓我們先搞清楚，我們是怎麼認識的，秀拉。因為妳是我外甥女，我不能眼睜睜的看妳挨餓，所以才把妳接來我家，妳必須順從我，不許在我面前提到妳父母，懂嗎？」

秀拉的面頰痛得發燙，但她並沒伸手去撫摸。

她只是木然地看着她舅舅，對她生平第一次所受的伤害，感到異常震驚，幾乎忘了恐懼。

自那次以後，她瞭解只要她一惹惱了他或反抗他，就會遭到鞭打。那種鞭打，不只是皮肉之痛，還在她的心靈上烙下深深的印痕。

她永遠想不透，世上竟然有像她舅舅和舅母這種心腸毒辣的人。

如果說受她舅舅的毆打很痛苦，那麼她舅母的巴掌、擰捏和叱責就更難以消受了。秀拉以前從未想過，懷着仇恨心情度日的滋味究竟如何。

以往，她總是在父母慈愛的羽翼下生活，父母親慈愛的光輝就像火花一般，照耀着全家。歷經數月的虐待之後，她開始像小精靈一樣躡手躡腳地在城堡裏走着，希望永遠不被人發現。

她常祈禱有一種魔棒，可以使她躲開粗暴的叱喝和毒打。

她曾試着與她表姊做朋友，但她發覺那根本不可能。凱瑟琳受她父母的影響，個性冷酷，對與她沒有密切關係的事，一概漠不關心。

而且秀拉很快就發現，她是以充當凱瑟琳的奴僕換取衣食的。

她替凱瑟琳修補和熨燙衣裳，替她洗濯柔細的衣飾，此外還得洗耳恭聽凱瑟琳的自詡。她知道，她必須對表姊百依百順，否則就會挨打。

「我總覺得我具有許多希臘人的特徵，」凱瑟琳有一次這麼說：「而且很像受人敬仰的希臘神像。」

秀拉聽了暗自覺得好笑，禁不住想說她胡扯。

凱瑟琳一點也不像希臘人。

金髮、碧眼，一看就是典型的英國人，根本不像希臘人。

她被稱為美人，只不過是因為她的社會階級，和華麗的服飾。

在世界各國中，秀拉對希臘瞭解得最多。

希臘是她父親最偏愛的國家，他曾告訴許多希臘神話故事，拿許多希臘雕像的圖片給她

看，而且引發她對世界最完美文化的興趣。

李察華琳像教他的學生一樣的教導她女兒，要她學古典語。他曾對她說：

「妳無法真正瞭解一國人民的思想，除非妳學了它的語言。」

所以秀拉曾經學過法語、德語、拉丁語和希臘語，而且常在父親面前朗誦名家的著作。當他們父女一起討論功課時，她父親總是非常尊重她的意思，她也細心聽父親的指導。

她真想不到，像威爾斯邦公爵這麼重要的人物，居然沒讀過什麼書，還能制定各種法律。

由於白天過分操勞，每當她夜晚上床時，都累得全身酸痛，然而，她的心靈却渴望着智慧的交談。

她幾乎沒有時間讀書。

夜裏，整座城堡燈火通明，臥房也點上蠟燭以防敵人偷襲，惟獨秀拉和傭僕的臥室嚴禁燈火。

白天她只能抽出極少的時間看書，晚上沒有燈火也無法讀書。

秀拉只好在黑夜中，暗自背誦她父親教她的詩詞和散文。

因為那些詩詞散文的音調和韻律像音樂一般，在睡前朗誦，可以掃除心中的不悅，獲得心靈的寧靜，使她進入甜蜜的夢鄉，所以她一直很喜歡。

真不可思議，熬過一年痛苦和暗淡的日子之後，現在她竟然逃離了魔窟，置身於卡瓦尼亞。公爵夫人經由她在荷茲——梅德斯坦親戚的湊合，替她女兒凱瑟琳安排了一門親事，把她許配

· 第一章 ·

給卡瓦尼亞國王斐迪南。

承襲希臘和歐洲各國邀請外國皇族入主的先例，卡瓦尼亞人也請了奧地利皇族斐迪南當他們的國王。

原來，他們是計劃從斯堪的那維亞半島請一位國王來的。

因為丹麥王嗣的次子希臘國王喬治曾經安穩地統治了卡瓦尼亞十年，替卡瓦尼亞人民帶來長久的和平。

但是，現在在丹麥或瑞典都找不到適當的人選，於是他們選擇了法蘭茲——喬瑟夫皇帝的親戚斐迪南繼承了卡瓦尼亞王位。

在英國，大家都不太瞭解斐迪南，除了知道他現年三十五、結過婚、元配夫人兩年前逝世未曾留下任何子嗣之外，就別無所知了。

「我只見過孩提時代的斐迪南，以後就沒再見過。」公爵夫人對她女兒說：「但是看他的肖像似乎還蠻英俊的，很像年輕時候的法蘭茲·喬瑟夫皇帝。」

她說完滿意地吁口氣。

「維也納皇宮的禮節最嚴格而且最講究，我認為那是所有皇宮的楷模。凱瑟琳，等你當上王后時，務必要牢記這些禮節。」

「其實我也比較喜歡講求禮儀，媽，」凱瑟琳回答：「聽說法國在路易拿破崙在位時，皇家的禮儀被破壞無遺，怪不得如今法國變成了共和國。」

「少提法國爲妙！」公爵夫人責備道。「我相信妳會發現斐迪南國王是一位既合適又專制的國王。」

「希望如此。」凱瑟琳回答。

秀拉聽了，覺得她們母女的想法太令人吃驚了。

她研究過哈布斯堡王朝，覺得無論在那一方面，這個王朝都令人嫌惡。

「難道所有的國王和王后不是都應該設法瞭解他們的臣民嗎？」她曾經這樣想過，而且她知道她父親也會這麼認爲。

她認爲凱瑟琳至少應該試着學習她即將統領的國家的語言，可是當她提出這個建議時，凱瑟琳却嚴厲地說：

「斐迪南國王自己也是說德語和英語，我爲什麼要學卡瓦尼亞文？而且這個語言除了在國內通行外，國外絕不會有人說的。」

「但是妳要住在那兒啊！」秀拉回答。

「我想我不會和一般平民有太多的接觸，」凱瑟琳回答：「而且朝廷的官員一定都和他們的國王一樣，說德語或英語。」

秀拉覺得這種國王的當法真新奇。

她雖然不敢說出她的想法，但她決定自己一定要學會卡瓦尼亞文。她以前學過希臘文，所以她現在學卡瓦尼亞文一定不困難。

當她登上國王派來馬賽接他們的船時，她終於證實了她的想法。

公爵平日花錢吝嗇，這次他們居然取道陸路橫渡法境，秀拉覺得非常驚訝，他這次怎麼捨得這麼奢侈。

橫渡法境時，還有一隊隨從護駕，除了公爵的秘書外，還有他的僕人，凱瑟琳的丫環，和秀拉。

公爵夫人的醫生說她不宜於作長途旅行。

秀拉心想，她一定會感到很遺憾，不能參加自己女兒的婚禮。

但是，她的心臟一向不好，公爵堅持不讓她冒險。

馬車已在階前等候，準備載他們前往車站。當他們在城堡的臺階上道別時，秀拉第一次想她這位鐵石心腸的舅母，不知是否也有溫柔掉淚的時候。

「心愛的孩子，妳要好好保重，」她對凱瑟琳說：「我會時時想到妳，而且爲妳祈福。」

「再見，媽。」凱瑟琳回答，聲音不帶絲毫的感情

凱瑟琳上了馬車，秀拉也向她舅母辭別。

「再見，亞德蕾舅媽。」她用細柔的聲音向她舅母道別。

她禮貌地敬了個禮，希望她舅母會和她吻別，但公爵夫人以厭惡的眼光瞪着她。

「秀拉，妳要守本分點，」她嚴厲地說：「多幫凱瑟琳點忙。」

「我會的，舅媽。」

「我始終覺得妳舅父犯了大錯，居然帶妳參加如此吉祥的慶典，但願他不後悔。」

雖然公爵夫人的話帶着厭惡的口氣，但秀拉也無可奈何，只好再度和她舅母行個禮，然後趕緊爬進馬車，背對着馬，坐在凱瑟琳和她舅舅對面。

「妳媽不能來實在太遺憾了。」馬車開動時，公爵對她女兒說。

「長途跋涉一定會加重她的病勢，那麼麻煩可就大了。」凱瑟琳冷冷地回答。

「妳說的很對，」公爵同意凱瑟琳的話。「但是，也許應該留下秀拉侍候她，至少她可以幫妳媽一點忙。」

秀拉緊張的屏住呼吸。

她真擔心，在最後一刻，她會被遣回城堡。

「現在已經太遲了，爸爸，」凱瑟琳說：「何況，我也需要秀拉，艾米利到了馬賽就要和其他僕從一塊回去。」

「帶一位英國僕人去卡瓦尼亞這種地方的確沒用，」公爵說：「在我們還沒找到卡瓦尼亞僕人照料妳之前，秀拉還可以照應一切。」

秀拉發現有一點，他倒是想得很對。

艾米利乘火車都會暈車，更何況乘船，所以帶她去，根本沒用。

雖然他們從馬賽出發時，地中海風平浪靜，可是到達義大利的靴跟，轉入亞得里亞海之前，

就碰上好幾次暴風雨。

凱瑟琳難得躺在床上不斷地呻吟、抱怨，害得兩位女侍和秀拉忙得不可開交。

幸虧船上有一位治療暈船病人的醫生，他開了一服安眠藥給凱瑟琳吃下，讓她昏睡，秀拉才得以偷閒。

船上有許多代表國王前來接他們的卡瓦尼亞高級官員。他們都是橋牌高手，很討公爵的歡心。

紳士們都在吸煙室消磨時間，而秀拉則獨自坐在客廳裏發獃。但，不久她就找到一位願意教她卡瓦尼亞文的卡瓦尼亞人。

他是護航團首領陸軍元帥的高級副官。如果秀拉不找他，他也許會覺得無聊得發慌，所以他答應教她，告訴她任何她想知道的事情。

「妳爲什麼這麼感興趣，華琳小姐？」他問道。

「因爲我渴望到你們國家，派特羅斯上尉。」秀拉回答。

秀拉發現他眼睛一亮，答道：

「但願不令妳失望。」

「如果我能與你的同胞交談，而且能聽懂他們對我說的話，我會更高興。」

當派特羅斯上尉到書房找出幾本書，並且把紙筆置於客廳的桌上時，秀拉看他的表情並不太樂觀，好像認爲在他們抵達卡瓦尼亞港口之前，她一定學不了幾句卡瓦尼亞文。

但從馬賽出發後的第二天，他驚叫道：

「妳實在太棒了，沒有人能像妳學得這麼快！」

「這要歸功於有許多字都是源自希臘文。」秀拉笑着答道。

「我們的語言是混合希臘文和阿爾巴尼亞文而成的，」他說：「而且，就像妳所看到的，絕大部分都是源自希臘文。」

到他們駛經西西里時，秀拉已經能用不太流利的卡瓦尼亞文和派特羅斯上尉交談了。

「妳真是太不可思議了！」那天傍晚他驚叫道。「我只祈望……」

他突然打住不說。

「祈望什麼？」秀拉好奇地問。

「我還是不說的好。」

「爲什麼？」

「因爲說出來，會被誤認爲批評國王。」

秀拉環顧一下空蕩蕩的客廳，笑着說：

「你儘管大膽的說吧！」她鼓勵他。「除了幾張空椅子外，沒有別人會聽到的。」

派特羅斯上尉也笑了。

「我只是希望國王也會說他子民的語言。」

「難道他不會嗎？」秀拉半信半疑地問道。